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四 靈王二十四年晉平十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也景公立

或曰光之立也迫其父而奪之位蓋簒也今其死迨正天討於例當稱國以弑乃獨著弑賊之名何邪曰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所得而討也導光以簒

者杼也今聞其有怨於大國又從而弑之蓋光因杼而得立不假杼以權杼實憾焉辭曰為晉弑君以自解於衆本非為晉也是故坐以首惡之罪左傳謂大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以是知春秋之世人臣之弑其君者猶欲掩覆其事史臣若齊大史晉董狐奮筆以書死亡不避者能幾人哉蓋晉楚齊之弑其君皆惡子强臣世大

夫之所為彼既不以其實來告諸國之史又不敢自以所聞而直書其事亦有已書而未能盡得其實者及聖人修經始為裁而正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彼謂隱桓之弑舊史書之聖人為之隱之愚竊不敢謂為然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人以五月弑君晉人以是月出師弑君者未知晉

師之來伐齊者亦未知齊君之弑崔子既弑莊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持是自解於國人且以重賂求成于晉杼之罪大矣泰山孫氏謂晉人當以合諸侯之兵力聲杼之罪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不當受其賂而及之盟故春秋先書崔杼弑君繼書諸侯為會為盟責晉深矣愚謂前日齊光簒父晉不能討而及之盟今崔杼弑君晉復不能討而受賂與之盟而定其位齊固不競而晉之為晉日趨於下亡形見矣孫氏之

學簡而嚴有得經意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前年楚子陳侯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以為此役既入其國陳幾亡矣鄭人復舉以歸之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入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餘義又見是冬公孫夏再伐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同盟變例義已見襄三年

晉會諸侯于夷儀曰將伐齊齊人以弑君為說晉之

君臣納其重賂為之止兵而要諸侯以為此盟春秋所惡也凡書同盟變例有三前已及之同外楚同尊中國而書同盟者正也會之不以其禮盟之或爽於義當觀前後事以求聖人之意如天王崩而書同盟王人在會而書同盟與鄭人弒君於會晉不討賊而為之盟齊人弒君立君晉不惟不能討又受賄而與之盟書同盟皆所以貶也晉所為不義諸侯與之同諸侯亦有責焉耳或曰同病楚恐非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之世内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簒之衎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簒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入内外不二君也衎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而不名内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

衎入夫然後名衎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已見僖三年宣八年

舒鳩去楚而從吳從之正也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衂之憾春秋不與也是故國雖小而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問曰鞭之長不

及馬腹也鄭自比歲為政者皆國之良一歲再出師伐陳克捷有功春秋之書之褒也鄭與陳始皆從楚今鄭既自拔歸晉又能伐陳以撓楚春秋所以褒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作謁諸樊也

劉氏謂吳子入人之境而不假道以此死乃畏厭溺之類其義非是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得春秋書法之旨愚謂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僭王

而夷之自壽夢以來知尊中國預于夏盟與楚爲敵令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春秋録其死事變常法而書爲其以攘夷而死也巢與楚御吳而戕之巢則夷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或曰衛甯殖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剽逆也今殖之子喜殺剽而復其君於位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春秋名喜爲弑何哉曰據傳殖自知逐君之爲非臨死命

其子以納君而掩已之惡彼其心曰衎吾之君也剽者吾之所立篡也我立之我不得而廢之汝爲我廢之而納吾君焉則吾死目瞑矣而不知此事在他人爲之則順而易在甯氏爲之則逆而難蓋立之以爲君事之以爲君又從而害之此所以爲不可而喜也又以利心臨之此所以不能蓋其父愆而身反陷於大惡而春秋以弑君書矣稽之傳喜受命于父之臨終五六年矣及是衛君入于夷儀使人語喜啗之以

利其言曰苟得返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攻孫林父殺剽而納衛君喜事剽五六年一聞子鮮之餌躍然而從之此豈純乎為義忠其君而成父之志者哉亦為利而已矣以利而納舊君以利而殺所事之君不曰弒可乎然則將何如而可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于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于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

南宋徐羨之謝晦廢營陽王未及殺之遂陷于弑君之罪此後世之事有類於古者也故衎之入剽之廢乃事理之當然當廢剽而歸之京師可也不可殺也則為弑矣曰甯喜所以自處者則將若何曰衎既復於位喜辭國政而勿預避權遠勢闔門終其身如是可以成父志而免取大惡之名亦無後日之禍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或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彭城以叛晉欒盈

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孫林父乃以叛書何哉曰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魚石本無罪華元陷之欒盈本無罪士匄陷之故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為禍之首也若孫林父則叛之者也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逐其君於外十有二年甯殖之子喜納君而逐林父喜麗於弒林父麗於叛春秋比而誅之惟其公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穀梁曰日歸見知弑也范甯曰衎實與弑故録日以見之穀所言猶未甚失甯以與弑為言則大誤不得不正之衛衎君也剽臣也簒國賊也衎入而剽誅正也衎之所得為也春秋坐甯喜以弑以父子既事之為君而又殺之在喜則為弑非謂衛衎不得戮剽也以為與弑是人君不得而誅簒賊豈不誤之甚哉蓋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國而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

之反國是其例也衛衎之奔不得爲無過而非有大
過故其出不名今而歸結正其罪名而復之春秋書
法大率如此以與弒爲言則失之遠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
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
衛侯荀吳來名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僭横倒行逆施
卒以此失諸侯此本范匄之罪是時趙武爲政而不

能反之武亦僭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嗚呼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者也霸者無他職事以主張名分而為職晉自悼公務以聲音笑貌而諂諸侯之大夫獎大夫而伉其君而上陵下替之禍幾徧于中原而晉亦坐受其獘矣孫林父作

亂逐君人謂悼公必將討而戮之乃反列于會而為之定篡君之位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而晉莫之恤也今剽死獻復入謂晉平必將名林父而戮之以葢厥考輔篡之愧乃更受賊臣之譖而摧辱其君止獻公因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吁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等剖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良可喟也悼猶然而况於平之愚乎是會也諸侯

各懐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卿不名而鄭良霄獨以名書畀晉之用事者貶之也宋向戌不名據傳以其後至吁晉所為無道若此其能久而不亡乎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國悼與平實有以啓之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禾切

晉獻之戕其子獨與驪姬謀之耳宋平雖寵芮棄本

無殺痤之心而棄也內連宦寺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之吁可畏哉而芮棄之寵愛向戍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曰宋公殺其世子痤公穀所謂目其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謂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自謀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向戍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

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由明不足以察姦内外相搧而為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據傳晉人執甯喜以其殺晉戍之在戚者甚矣晉之
不能自反也夫戚衛叛臣盜竊以居晉當為衛討而
夷之乃反戍之以兵黨叛臣而伉其君何以為盟主
衛人之殺晉戍宜也乃以是執其君以及其臣蓋甯
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

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虚譽而無實亦何益於人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為之會陳蔡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於中夏而晉平昏庸不君惟諸大夫之所欲為晉其

朁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讀

春秋者謹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也

齊靈莊以狠暴相繼魯北鄙受兵幾無寧歲今景公

立不待魯使至而慶封實來齊魯自是始通好賢君

所為固與庸人異春秋書以美之景公者靈公子其

母魯女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楚令尹子木又善於晉趙武欲弭諸侯之兵告於晉楚齊秦而為此會其名則善矣而未知所以為弭兵之說也宋牼以秦楚搆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牼罷兵事有相類者謂弭兵為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得其說夷狄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國之利哉蓋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

其與國雖有華夷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國也向戎而欲弭兵當先禀命京師已而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焉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四夷内侵王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為説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國諸侯一朝為夷狄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中國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説晉人猶知有尊王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

曰楚自用兵以來令尹死者三四人内困於吳外困於晉其力已憊矣徒以恥出晉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於王而南北罷兵亦楚國之福彼胡為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臨之我則有辭矣是之謂弭兵之說餘義又見豹及諸侯大夫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

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累上故也或曰子謂魯定公當誅季氏以正其逐君之罪今乃云甯喜非衛獻之所可殺何歟曰事不同也昭公魯君為季氏所逐死於外定公立能不以季氏為恩已討而誅之正也若剽者衛之簒君而非君也獻公則衛君也衛君命其臣誅簒賊既誅之而旋殺之是謂失信是謂食言其可行乎但甯氏既事剽為君又從而殺之當坐弒君之罪非衛獻所可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之母弟也衛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甯喜弒剽而不能安鱄之身衛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或曰鱄之奔是乎否邪曰鱄始衛其君兄之命與甯喜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此古烈士之風故春秋録之書曰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乃曰鱄喜之徒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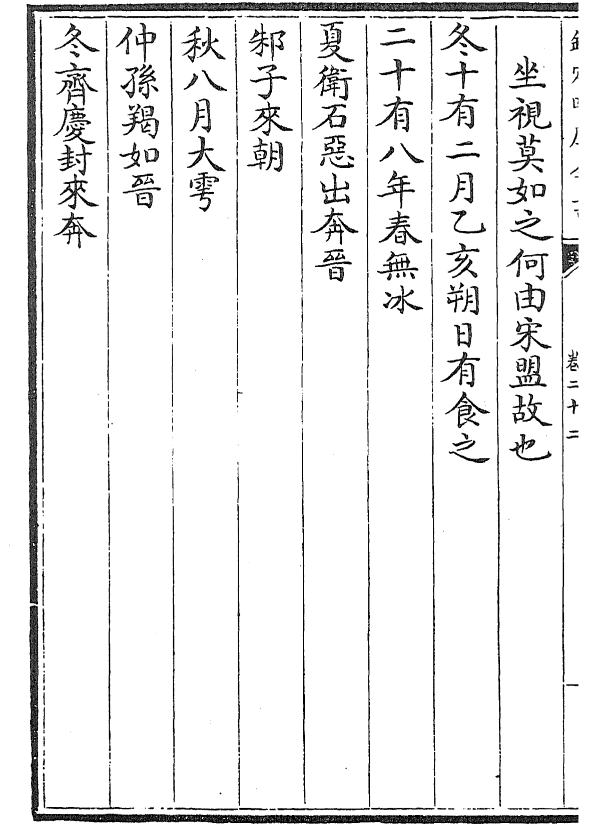
君者也前以為弑此以為謀弑傳者釋義不精乃至於此鱄以君命諭喜使誅剽所誅者簒國之賊而鱄則忠於其君者也何謀弑之有哉春秋以喜事剽為君而又殺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名之曰弑於鱄何有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是會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也胡氏之説善矣愚謂中國之於外夷有冠屨之分此帝王之治亦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秉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惜故先晉夫豈與晉之能讓哉況會盟於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

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啓戎心而名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書諸侯之大夫無盟主也或曰兩不相下遂不為之盟其可乎曰前固言之矣晉當率諸侯朝王盟于天子之庭晉楚俱不得長所謂公天下而與之盟楚尚復何辭穀梁乃謂自是中國夷狄無侵伐者八年春秋善之諸儒或從其說愚竊惑焉晉君臣懷一時之晏安分霸權以遜夷狄楚人蓄鋭伺隙大逞於後當虔之世中國夷狄之君俱被其毒晉



坐視莫如之何由宋盟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弑莊公而崔慶共為政其必預於弑矣去年杼以家難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田而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公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義并見下公在楚公至自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杜注是月無乙未日胡文定曰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范甯謂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冊之常體其說亦可通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晉或踰年而返或歷時而返或歲首在外春秋惟書公出公至而不書公在今而書公在楚此春秋書法之一變也或者以公在楚與乾侯書法相類曰以季氏取卞之故公危不得入故書愚謂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

如楚復為外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所為大戚是以特書公在楚閔中國諸侯之為外夷屈也公如晉遇歲首不書公在晉令公如楚遇歲首必書公在楚外楚也夷狄朝内理之常也中國諸侯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左傳以為越俘之典門者弒之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愚觀吳之諸君易而無體往往以此蹈禍遏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于閽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杞貶也以已事而僭王事是以貶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緣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夫誰曰不然今晉平為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巳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則誅矣平王不撫其民人遠戍母家詩猶有刺而況區區霸國勞諸侯以城母家者乎春秋之書之貶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二王後自入春秋爵屢升降或伯或侯或子左傳以爲用夷禮故夷之穀梁則以爲時王之所黜諸儒有以爲春秋所貶者有以爲簡冊傳録之誤者誤固有之何獨見于杞之一國乎或曰是歲晉以其私親合諸侯而城杞春秋貶晉亦貶杞也不能自治其國而藉力于女子之從人者是固可鄙然當時諸侯之

罪更有大於此者何獨杞一國屢見陞黜乎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稱子何也善其能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諸儒為說不同穀得之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久而後書使椒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於我而書君書大夫為其能使賢故貴之耳胡文定乃以為札者

吳之公子不稱公子貶也讓國而生亂札為之故因其聘貶之以示法胡公此論非所以施之季子亦非所以論春秋也季子非位居嫡長矯激而辭位者其兄弟四人季子為季三兄更相讓次第君吳諸樊已死夷末之子皆有得國之心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風春秋何貶焉世淪俗斁中國禮義所自出而臣弑其君子簒其父下陵其上不奪不饜而季子獨以讓國聞聖人嘉其為中國而來將使簒君之賊僭上

之人觀感而内愧必不以讓而少之胡公持論太偏恐爲後來惑不得不辨木訥又謂楚椒吳札皆以窺覘中國而來竢抑又甚矣椒何如人而可與季子同日語乎季子讓國之賢夷夏之所同仰聖人嘗大書以表其墓是豈窺覘中國之人乎或曰不書公子何哉曰吳使始通中國即用君臣俱見之例許之至矣不稱公子不書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讓之節奚貶焉楚椒秦術之例不與此同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許氏謂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許氏之義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榖梁曰不日者子奪父政夷之也何休注公羊亦曰不日者為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愚謂楚商蔡般皆負覆載所不容之惡春秋書之策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待貶斥而見者日不日非誅斥之所存有不必論矣嗟夫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尊周攘楚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間

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餘年其習於楚久矣般之逆殆踵商臣故智其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爲胡服而終有子禍可見去禮義即無所不爲而其禍亦旋至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無下宋字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其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爲行伯姬之婦道盡矣詳著其事賢伯姬也愚案

伯姬宋共公之夫人宋平公母也以魯成八年歸於宋至是垂四十年葢亦老矣當火災之作必待傅姆而後避恪守婦節以逮於死先儒以為女中之伯夷其清風勁節足以風厲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書宋災宋伯姬卒然宋平身為國君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愚觀春秋書法於宋平有深責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奔例已見成十二年

殺世子母弟而直書其君者甚之也陳止齋曰凡王

殺不書莊王殺周公黒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之類是也雖王世子不書惠王殺子頽是也甚者母弟亦不書襄王殺母弟帯是也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作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晋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木訥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為重鄭伯為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此二説皆得經意王子瑕奔晋

不言出奔自周無外也義已見成十六年周公出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曰其稱謚何賢之也左傳杜注則曰從夫謚也蓋以宋共公之故謂夫人從其夫謚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謚伯姬獨從其夫猶古也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為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舊為優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諸侯之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於其國中如宋之魚石晉之欒盈及此鄭良霄春秋之書之非特責亂者葢責其國君與其執政之臣實有以召亂焉耳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禍罪在范匄父子良霄之事雖非執政有以激之而執政者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良霄固有沈湎之罪而公孫黒輒以私怒伐而焚之逐之黒之罪當誅奚疑子産畏駟罕之强略無所問遂使伯有自討之及駟氏戰于國中以死春秋書之

責鄭國之無政也於良霄乎何誅及昭二年黑又為亂以爭室之故幾欲兵其從兄由鄭國無政使無忌憚至此此子産之責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而不書葬者以為復讎臣子之責必復讎而後可葬也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無臣無子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臣子親為逆則無臣子之可責也魯隱不書葬猶望魯之臣子起而討賊

也魯桓書葬則子非其子臣非其臣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蔡景之弑子弑之也子弑父而自立爲君無子也無臣也而蔡復事於楚中國諸侯莫有過而問焉者則賊終無可討之日春秋於是始以葬書與魯桓書葬之例實相似弑而葬亦所以討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晉人與

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又曰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所為天下憂彼弑君者臣弑君也子弑父也如是則夷狄也雖有粟吾得食諸此論偉矣劉氏始發之自入春秋會而書所以為會之故惟桓二年魯齊陳鄭會于稷書以成宋亂及此會于澶淵書宋災故貶

之之深而明著其事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者也則將奚貶曰責晉也晉為盟主視天下有弑君者從而掩覆之有逐君者從而羽翼之由悼迄平妄尸霸權不復以主張風教為事今蔡般親弑其父罪大惡極中國所未嘗有也乃亦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為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此春秋所為深責特書宋災故夷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一以人書貶之深矣或曰蔡屬於

楚其非中國諸侯之責乎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
小國從於夷者同日語乎晉人能仗大義而討蔡亦
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使楚虔
持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無知亦甚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先是公朝于楚好其宫及歸以為範而作之至是殁
於楚宫杜氏云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於所樂失其

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以為過毁而卒不薨不地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或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禮歟曰諸侯會諸侯之葬此周衰之變禮魯嘗行此於齊晉者也今滕子來會

而春秋書之譏也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義已見文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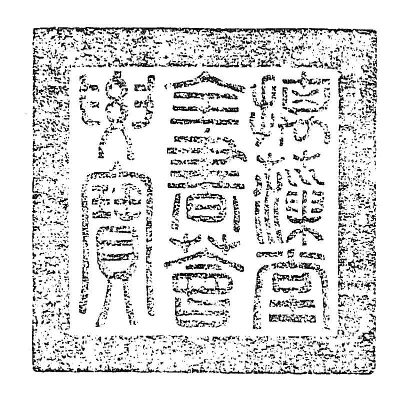
春秋書莒弑君者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左傳以為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愚不能無疑既辨之於前矣此書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亦以為莒

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如左傳所紀二大惡俱在莒竊觀春秋書法必不然也豈非二事適相類訛以傳訛史氏記録之未審歟楚商蔡般之為逆春秋直著其罪曷嘗歸過其父遂隱弒賊之名而不書乎左傳乃云書莒人之弒其君罪之有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於父見立於國人故

有以弑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
庶乎可以逃此名矣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
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之誤以之字為以
字其亦有見於此乎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

[seal]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五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三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一 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周景王四年立是歲晉平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也皆繼先君而立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母齊歸乃子野母敬歸之娣季氏越次而立之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

其娣子季氏不從則襄公諸子蓋有年長而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隱公之立正也先儒猶以為内無所承上不禀命故春秋不書即位今子野死昭公越次而立内無所承上不禀命者也春秋何猶書即位乎嘗竊觀聖人之微旨昭公所以特書即位者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竊魯國之柄犯上作亂漸至不制昭公起而誅之此人君之所得為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春秋

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亂賊之戮故於昭公特書即位為其有討亂之心與夫為大夫所立而俛首屏氣受制於賊臣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書即位之變例蓋昭公之立與文成襄哀異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義已見襄二十七年

會盟于宋

宋之盟虢之會夷之利而非中國福也愚前已論之

因木訥所評有云趙武為宋盟而弭天下之兵諸侯安之於是復率諸侯之大夫而為天下之利甚大故春秋褒之吁誤矣木訥每以利害而談春秋愚恐為後人之惑不容已於言也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帝王盛時事不復可談於衰世自入春秋以來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崛强自大而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

兵之說以內交於二國辭曰弭兵始謀未嘗欲驅中國諸侯而為楚役也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于宋之盟首紊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衛咸北面於夷楚之庭為辱實大其甚悖義者始以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諸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為烈而陋儒苟見目前之暫安遂以盟楚為天下之大利是之謂邪

說有國有家者所當深懲而痛絶雖加以正卯之戮
殆不爲過也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爲長而晉
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而謂春秋與之豈非誣乎蓋
春秋爲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夫豈謂
晉人所行爲是襃之而無貶乎會盟于中原遜裔夷
以爲長此豈小失而謂晉人以信爲本故春秋每書
必先豈不大失春秋之本旨乎蓋穀梁左傳倡之後
之儒者借說經以迎合時論愚讀書至此不能不爲

憤歎也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

公羊曰内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謂運叛而魯討之不當書取左氏以為莒之鄆魯伐而取之諸儒多從左氏但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入鄆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傳謂魯莒爭鄆為日久矣蓋地相接而名偶同此為莒鄆何疑不書某帥師伐莒取鄆者為魯諱

亦以貶也諸侯方為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此與盜竊何以異是時昭公新立豈知為此皆季氏所為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遂取而有之楚人欲治其罪趙武反曲為辭說謂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自武為是言當時諸侯益無所憚小國幾不能以自存楚亦用是輕中國韓之會所以肆行而罔忌武實有以召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初見隱七年

公羊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奔之惡也此秦后子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懼其及於禍使之奔晉傳謂鍼適晉有車千乘夫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伉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則亂作於内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返國由母賢故

爾后子豈得無罪三傳專責秦伯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以為太原

大鹵太原也狄來寇晉敗之於太原本無譏也據左傳晉人於是始毀車以為行誘狄而敗之胡氏曰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皆此等啓之書敗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義已見襄公三十年莒人弒君

左傳以展輿為弒君父之賊前既辨其不然矣但展輿者因國人弒君而得立不能為父討賊莒之罪人也去疾乃密州之長子厥父舍長立少去疾則當立者也今去疾自外而入展輿出奔春秋皆繫之以國者展輿為君不得不繫之以國繫而奔之耳去疾為長則繫以國而入之雖然地居長當立而其父未嘗命之以為世子則其立也為挾大國之力非立之正優於衆公子之自外而入者不得不以世子自居矣

故鄭忽在春秋之世獨得以世子而入所以存其爲長異乎庶孽之干正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前此取邑多矣未有疆其田者今而書帥師書疆鄆田何哉蓋魯之鄆與莒之鄆壤地相接名雖同而二國之境截然不可紊也今魯乘莒之有亂伐而兼之又懼莒人來爭不已故出師往疆其田疆之者不宜疆者也周之建國疆理具在取他人之有又從而疆

之重貶魯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傳謂公子圍弒之謚曰郟敖圍改名為虔

春秋書卒而左傳以為公子圍弒之凡弒而書卒者有之如襄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不書弒而弒之義見今麇死惟書楚子麇卒愚竊觀經旨疑傳所載之未實也蓋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弒麇也何以言

之麇病革圍聞其將死自外急歸乗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其君麇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為弒君者耳不然圍之罪顯著春秋何以不正其弒君之戮而惟以卒書乎自昭公之後夫子年在弱冠親見一時之事故據實而書之胡文定累數百千言求以通左氏之説辭雖繁而終未可通不若据經之為實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之死當其罪矣稱國以殺何哉殺不以其罪耳黑之攻良霄也其罪固已當誅子産畏之而不能正也兄弟爭室其罪均當逐子産又畏之而不能裁也令因其傷疾作始克明正典刑亦云晚矣以累上書言鄭國之無政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傳又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互文以見義公凡六及河而復惟二十三年書至河有疾乃復者實以疾復愚謂昭公之立至此曾未兩年雖無可稱之善亦未有顯然可指之惡晉平拒而不見晉平甚庸豈知為此斯皆晉之强大夫黨於季氏踈絶其君以從季氏之欲愚意魯昭是時已有鋤治强

宗之意將謀之晉君藉盟主之力而去之為季氏所
先故屢及河而不得進春秋書之深著晉人黨臣抑
君之罪亦以垂人臣外交之戒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如滕特書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此著時而書雨雹又加以大字頻見於一冬也明年春正月又著月而書雨雹亦加大字頻見於一月也陰陽和而為雨露霜雪陰陽爭而為雹歷時彌月而未已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見矣傳載申豐之言歸咎于藏冰之失胡氏駁之曰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申豐

季氏之黨故為諂辭以塞人君遇災之懼左傳之録之過矣胡氏駁之甚當

北燕伯款出奔齊十二年燕初見桓

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稱北燕所以別於南燕北燕為山戎所隔齊桓公伐戎開道乃與中國通國君出奔有書名以奔者有不書名以奔者衛侯衎為孫甯所逐奔而不名北燕伯款為諸大夫所脅奔而名之亦各以當時事為書法之抑揚耳據傳

北燕伯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則其奔也亦有以自取與孫甯作亂逐君其事差若不同此所以有名不名之異耳或曰嬖寵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齊田魯季衛孫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近習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若夫控御權姦固自有道不可與近

習謀義已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義已見去年冬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書爵義見前

楚人執徐子

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

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辭其責武起不學倚叔向以決大議而晉楚之從交相見與今兹求諸侯而為此會議皆從叔向而決而輕徇夷楚坐失夏盟遺中國以恥人謂叔向為忠且智吾但見其委曲順從以苟目前之安而已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於夷會者辱也魯以時祭辭衛以疾辭曹邾以難辭皆不至惟鄭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

子産又從而獻禮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惡之心

子産鄭國之良伍於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害所

廹失其本心者歟春秋序鄭於頓沈胡之前齒宋於

淮夷之列夷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滅厲

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

遂動兵伐吳吳雖與楚為仇而預於中國會盟姬姓

同盟之國也楚輒以兵加吳是之謂背盟晉之為政者當召向戌責以楚人背盟首禍之故執而歸之京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其罪師直為壯未至遽出楚下而晉平荒淫不度其臣各為其私坐視夷楚流毒中原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辭繁而不殺哀晉人之失霸夷狄之禍方來而未已也或曰執齊慶封非討有罪乎曰楚虔弑嗣君而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

封而聲其弑君之罪是謂以賊討賊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為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虔恃其强大刼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先是莒人滅鄫左傳以為莒實滅鄫公穀以鄫人取

莒甥為後是以著義為滅愚從公穀之說今書取鄫
左傳以為魯取之於莒公穀無文考之傳魯人常請
屬鄫于晉鄫故魯之附庸其後莒以其子為後于鄫
視鄫為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秉晉霸之不綱爭
鄫于莒而遂取之耳前曰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猶存
今為魯所得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魯
滅鄫而晉不問晉亦重可責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昭子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義已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舍中軍穀以為復正公羊以為復古皆非也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叔氏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蓋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為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孟叔氏各有其一於是魯國兵權盡屬季氏昭公莫之能正不得正也而孟則羯亡而貜始立叔氏則豹卒而婼未安于位皆惟季氏所欲為

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父子之甚者使非家臣内叛有以掣其簒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兵有常制令季氏專魯作之未幾旋復舍之春秋書作於前書舍於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不待貶斥而見矣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以屈申為貳於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責之甚當楚靈之圖簒也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為保身保家之計既而卒不獲免為人臣子者觀是知所鑒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

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

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令公如晉在行
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
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已之私有不曰魯之内盜
可乎中間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宿取卞使人以告
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令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
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已得以
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宿實有無
將之罪左傳承魯之諂史以為昭公造釁殆不然也

義又見昭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

秦伯卒

左傳以為未同盟故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夷秦也匿嫡之名也注謂子生不以名令於國惟擇勇猛者立之𥳑稻以嫡得立故名愚謂秦自穆公以來遵禮守法未甘於夷也不應尚循獘俗如公羊所云但吉

凶慶弔之事少通中國故史失其名春秋因之而書非貶也或曰秦人告不以名故略之亦恐未然前已辨之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而書人論者疑之而未得其說愚以為人之於夷之會非進之中國之會與襄三年吳人會戚不同也胡文定以為楚伐吳克朱方戮齊慶封討罪也吳不當興師以報楚於是復為此役師出有名是故

從之者皆進而稱人愚竊以為未然也楚虔簒弑之賊罪之當討者也已有罪未討乃云為齊討賊春秋不以亂治亂以賊治賊也吳之報楚楚之伐吳夷狄自相攻耳其從之者皆廹於威力烏知曲直義利之辨今謂其師出有名春秋併其從之者皆進而人之春秋進夷狄未有若是之驟者此人之於夷之會何疑若中國會盟則決無可進之理胡氏議論或過於峻輕於與闕繫春秋條貫不容已於言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平公以寺人伊戾之讒害其太子而誅之矣既誅之則太子為無罪而寺人可不必信今以合比之事觀之則伊戾死而寺人柳繼之復以伊戾所以譖太

子者而譖其大臣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有自來矣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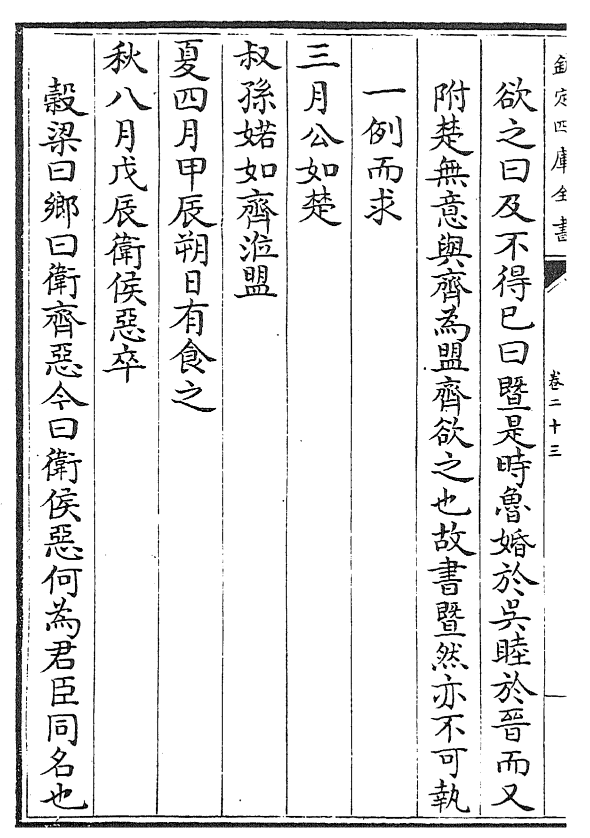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為其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則貶也前此衛侯為孫林父所逐晉不能討春秋貶焉今齊侯為北燕伯出師實行霸討之事晉人有愧多矣春秋是以貴之而齊景公立心不剛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春秋書伐不書所以伐著其不能成功也是時晉平愚闇楚靈狂暴中國無霸人有左衽之憂齊固霸國景亦賢君而志不能以

帥氣每欲有為輒為近倖小人所沮優游不斷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惜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以為燕暨齊平承去年齊侯伐燕而為說也穀梁以為魯暨齊平以書法當從穀梁定十年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約而後會耳此先書暨齊平約之也繼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往盟之也但春秋有書及書暨之不同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我



欲之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時魯婚於吴睦於晉而又附楚無意與齊為盟齊欲之也故書暨然亦不可執一例而求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葢所謂諱者特諱之於廟耳未聞生者而為之諱衛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謟事君諱其所不當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猶善事其君無悖於臣節至於宿秉主幼盡盜兵權擅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自後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國之大盜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案左傳陳哀公以溺愛之故欲廢太子偃師而立其

孽子留屬留於司徒招招由是殺太子立留哀公縊

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為憂懼以至於縊以

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為之耳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

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為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

殺不然將曰君如晉獻宋平之殺矣木訥云春秋書

弟有二義其責皆在兄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

過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相容

是不友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

輕而逆在叚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令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為能制之者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寵任之過不至於是故前書公子招此書陳侯之弟本訥春秋惟鄭叚一節講明至到諸説皆不

能及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人作亂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

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干徵師何罪而以為首戮乎

蓋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

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繼

書干徵師之死繼書孔奂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

死傷夷誅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

秋蒐于紅

蒐者蒐簡軍政之總名常事不書此所以書者憂季氏挾兵權盜有魯國漸至不制而書之耳傳稱大蒐于紅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魯兵初不為少井邑甸丘盡為强家所專制作三軍未幾復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竊有其二兵皆季氏之兵將皆季氏之

將號令政事一出於季氏曰蒐簡何益哉自是迄於定哀之世凡四蒐入春秋以來蒐事未有如此頻者春秋備書於策著季氏專魯國挾兵權以脅制其上是蒐也蓋季氏之蒐國何有焉書蒐書大蒐為魯憂耳或以為蒐春事而秋興之是故譏淺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與招同為亂招其首也春秋既於今年春正招首惡之罪今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春秋復於此而正過

同為亂之罪招與過皆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不去其官而書殺其罪亞也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著夷楚之失制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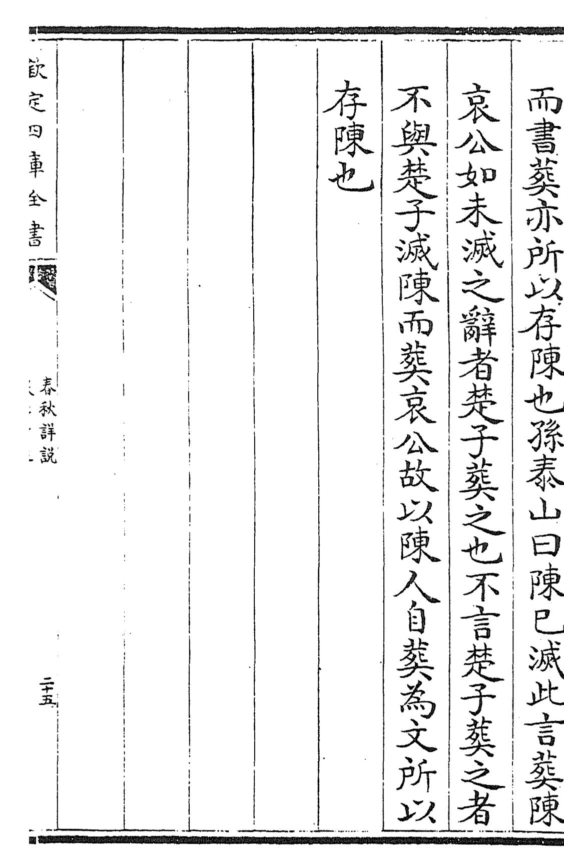
陳舜後也自晉悼公鄬之會逃盟而歸楚迨今三十四年甘為夷役而不恥彼謂夷可託國而無復慮外

之憂矣今夷爲不道乗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與楚莊之討夏徵舒後先一轍莊取之而旋舍之靈則遂取爲已有明德之後百年之間再有夷禍此春秋所以動色而書之自春徂冬凡七見書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滅人之國也招自知罪在不貸卻兵開門以納虔虔德之而免其死孔奐者陳之舊臣拒虔不受爲所殺春秋於

陳亡招放之後而書奐死録奐也杜氏以為招黨誤矣吁留則奔之招則放之干徵師無罪而殺之孔奐守節而害之春秋備書以見楚靈之不道夷狄之禍方熾而未已為中國憂也

葬陳哀公

或曰陳哀公之葬傳以為衆嬖人殺馬毁玉以葬之春秋之書之何歟曰此書葬之變例也雖未復賊未討而以葬書國既亡無與任討賊之事者也國既亡



而書葬亦所以存陳也孫泰山曰陳已滅此言葬陳哀公如未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三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二 周景王十二年晉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繼滅陳而書譏也楚為無道乘陳有亂而盛兵以臨之遂滅人之國天下諸侯所當同嫉宋魯鄭衛畏其凶威皆遣大夫以會之魯獨見書譏也以望國倡諸侯預於夷會是故譏

許遷于夷已見成十五年又見昭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存陳之義盡矣春秋於陳之亡書法深致其嚴謹自去年春書陳亂夏書楚殺陳行人秋書留奔過死冬遂書楚滅陳放招殺與葬陳哀公一年之間専書陳事夫陳已亡而猶葬之者示陳之未亡也及是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

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或曰陳已亡無告災者魯史安得而書之乎曰此聖人因陳災而著存陳之義夫豈舊史所能及乎是時夫子年既長見而知之不皆据舊史也

秋仲孫玃如齊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所以書則譏築囿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其以為游

觀之地乎其以為講武之處乎是時三家用事魯君
僅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為季氏毆民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牽之戰四卿俱書譏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皆從
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譏季氏所欲為而二卿奔走
後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伐國誅其無君也胡氏曰
前已舍中軍此復三卿並將以出季氏為主將二子

各率一軍為副則三軍固在以為復古者非也但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耳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以為四季氏獨將二軍兵愈多權愈重此所以遂至不可制階此為亂而昭公孫于齊矣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也昭公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曷為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或曰蔡般負覆載所不容之罪楚子討之春秋以名書與般俱名何也曰仗大義以行其大不義仗大

信以行其大不信春秋所甚惡也虔利陳之亂而滅其國既得滅國之利復以謀陳者謀蔡誘般殺之襲取其國詐以滅陳又詐以滅蔡又用蔡世子於淫昏之社狂暴險恣無復一分人理是故春秋特變例而名之與般俱以名書不與虔以討賊之義也穀梁以為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君故謹而名之愚謂弑父與君夫人皆得而誅之中國不能治夷狄治之亦春秋所許但虔利人之難而滅其國故特正其罪而名

之耳使虔於討般之後謀之於晉請之於王更立君以定蔡已無所利焉則春秋猶將許之何遽至於名之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之妾敬歸之娣也妾母僭夫人自成風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嬖典有不足責焉耳然直書其事而無所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是月也君毋歸氏薨蒐事不為之中卻晉大夫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公室且將畢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内也歸氏雖非嫡毋魯君旣尊之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言强家之不忌君是以知公室之將畢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或曰喪不可蒐歟曰蒐常事也喪變事也當變而常是故

為不可非謂國有喪武伯不可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喪不貳事禮也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為魯諱與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春秋不得為之諱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案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

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
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逐之
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
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
人豈不畏義而恥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
卑詞為蔡請盟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慭之會
欲以何為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
為首戮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

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

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為春秋所録合二說而

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

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夷楚之下

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

以鄭入齊苟為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乘其父之篤疾殺父之嬖而篡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録其為宗社死公羊以為父坐弑誅子不得有其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

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迋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為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

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塗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魯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勸使改圖良以是故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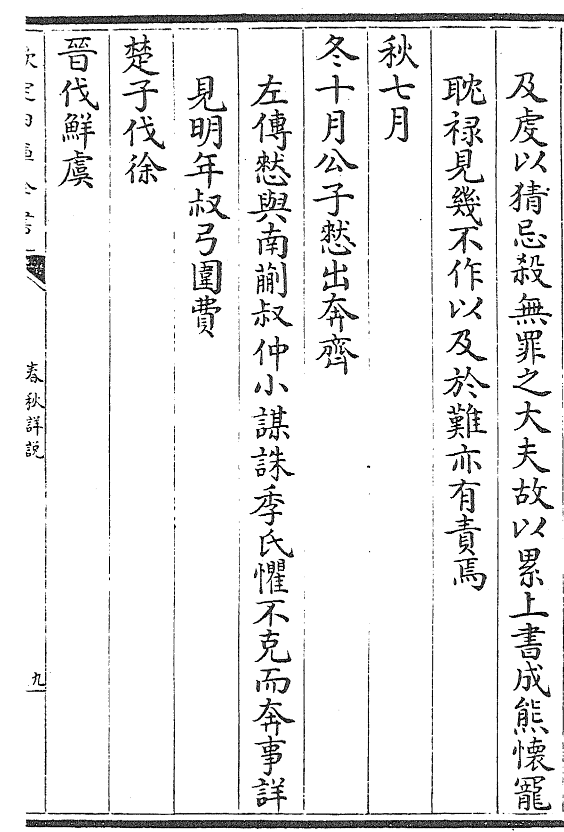
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

鄆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於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輙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



及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

耽禄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事詳

見明年叔弓圍費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注謂鮮虞爲姬姓之狄居於中山故曰中國愚以爲未得經意晉自平公舉霸權而遜之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夷狄之庭人有左衽之憂及是楚滅陳滅蔡伐吴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師一大創治之晉之君臣懵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於弱小無罪之國爲逐利自私之計是故狄之陳止齋曰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

狄晉何罪之君臣無中國志也楚虔簒國之賊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刼制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末已無志於中國也於是狄晉此說得之呂氏乃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晉伐鮮虞略辭也故書楚書吳皆略之之辭以為遠者有不可得而詳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為褒貶輕重此説踈與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凡狄晉狄秦之類皆書法條貫之所在烏

可怨乎義又見十五年代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或曰此南蒯叛季氏而叔弓以兵圍之不書蒯叛何也曰家臣而知尊公室未為罪也家臣託尊公室而自為其私計夫然後為叛矣南蒯之始謀為此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春秋烏得而正其罪卒之以費奔齊其叛狀乃著於是為叛矣曰家臣而尊公室於義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

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諸侯叛王大夫與之俱叛不可也大夫叛諸侯家臣與之俱叛不可也諸侯之臣叶諸侯以尊天子大夫之臣叶大夫以尊諸侯正也魯季氏秉政五世至宿意如犯上作亂無所不為使為之家臣者知大義之所在勉季氏以忠約季氏以禮舉兵權而歸之公上固魯國之令臣也奚其叛而南蒯之心則非純乎為國者既已告公未幾乃以費叛歸于齊則魯之叛臣矣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强

公室者乃亂賊之黨同惡相濟之悖辭而傳者猶有取焉愚竊不敢謂然也且以後世之事而揆之如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謀為不軌與唐藩鎮之稱兵犯上皆有腹心爪牙輔成其惡則家臣之類也知有所事不知有國莫不以叛臣目之至於家臣輔大夫為逆則不以為非然則莽操懿之臣猶得為忠於所事乎春秋書叔弓圍費不書叛蓋有深意後儒不能深識惟曰家臣不當叛大夫誤矣大夫所為正而家

臣叛之是之謂叛大夫叛而家臣正之奚其叛義又見定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据左傳所載不能盡得經意今從公穀為斷虔與公子比公子棄疾皆共王之子郟敖之死公子比奔晉公子棄疾事虔為蔡公虔無道暴師乾谿以圖非望之福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公羊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

以縊死此其寘也比自晉而歸實預初議左傳乃謂觀從獨為此謀矯棄疾之命召比於晉强與之盟然後襲蔡蔡公始覺愚以為區區一觀從豈能獨辦此事蓋棄疾與比內外合謀而為之也棄疾始為此謀而春秋歸獄於比以比自晉而入主於代虔比入而虔死虔死而比立則弒君之罪當在比矣左傳以為比不知始謀歸國而後知之必無是也書自晉歸于楚穀梁以為晉有奉者是也或曰虔非篡國之賊乎

曰始虔之簒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郲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簒者為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處其得謂之討賊乎或曰比未嘗事虔為君而坐之以弒君之罪何歟曰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弒其兄而已自為君不曰弒君可乎使比於虔之既死固執子臧之節從衆望而立君則不可以弒言矣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簒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

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是為平王

二傳作殺公羊作弒當從公羊弒者下戕其上之名楚虔之死棄疾弒之公子比之立棄疾立之立之則君之矣君之而又殺之則弒也比不成為君則稱公子比棄疾既嘗君比則加之首惡之名所以正棄疾弒比之罪比未嘗事虔為君而猶以弒書棄疾實已君比豈得不謂之弒諸儒多從二傳為殺其擇之未

精乎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同盟義已見成十七年

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强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痱沉痼之人精

汞銷鑠殆盡强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人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或曰公不與盟魯之恥也而春秋不諱何哉曰春秋於魯事之當諱者或以責魯或以責外沙隨之會書晉侯不見公責在晉也平邱之會書公不與盟責在魯也魯汞晉人之衰侵暴邾莒受

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春秋前此備書之皆貶也至是晉人伸其霸討辭公於會而執意如晉之所行者是故其責在魯書公不與盟若公之自不與盟雖為公諱亦責公也胡文定乃以是責晉以為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歡其未然歟蓋書同盟所以貶晉書公不與盟則不可以言貶晉春秋有一事再書而前後取與不同者此是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人暴莒亦甚矣然皆季氏之所為非其君責晉人豈不知之苟欲伸其霸討當治意如之罪豈惟為莒執之抑亦為魯治之可也夫以人臣而據兵權擅侵伐不有君命陵蔑小國怙終不改至于再三肆之市朝夫豈為過前此晉平庸闇公欲訴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執之是也當究其罪之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開明之天理終晦蝕於羣下之私情是年冬公如晉復

見郤而意如乃得無事以歸公不得見意如得歸是君之辭終不能勝於其臣而晉之無政猶前日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愚謂陳蔡之滅楚虔滅之也今其復之者楚平棄疾也國固成周之建國何專封之有哉然春秋以自歸為文者其著義自有所在蓋陳蔡者中國之諸侯而為

外夷所滅今復為外夷所存中國無盟主諸夏無方伯始其滅也不能救今其復也無所預此中國之恥也故春秋於陳蔡之歸皆以自歸為文者為中國諱也不言復而言歸國固其國幸其亡而得存去而復來是故皆爵以歸之與鄭突曹赤之為歸異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楚蔡之仇也大雠未報仇人已殞春秋之義不葬者也今以國復而葬亦變例耳或曰楚虔滅蔡而棄疾

復之春秋書葬所以釋其不共戴天之憾曰不共戴天之憾而可釋乎為公羊之學者謂晉人會于平邱欲為陳蔡討楚楚懼而亟復二國雖復其名猶制其實是其為憾可得而釋乎昭侯柏舉之役大義所當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或以為楚之附庸成七年吳

人入之當撫而有之以為外屏亦控楚之一策也乃不能然今又五十載復以兵入之遂從而殘毁之其地卒歸於楚吳不能有也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不言取而言城見吳人之不能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與意如相出入於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於晉此其實也如晉昭辭公於會而執意如人猶冀

其明正强臣專兵之討俄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削乾侯之禍作矣春秋書意如至自晉誅也自意如執至此閒事隔歲而書名不書族去族求免其身而陷其君是以有誅二十三年叔孫婼見執及其歸也書叔孫婼至自晉比事而觀可以識聖人之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郊公去疾之子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人侵莒取其地晉脩霸討執意如而辭昭公于會魯莒因是有怨不往會其葬是以闕書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庚輿以弟繼兄簒也蒲餘侯首亂者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之舊臣也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輿於齊而立

之意愜之死為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輿由是以簒也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喪而已為政國之安危休戚於是乎寄郊公居喪不感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曹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義又見二十三年庚輿來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眛

謁餘祭夷眛季子同母兄弟也約以位相讓迭為君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季子避而去之於是夷眛之子僚立焉未幾為謁之子闔廬所殺論者謂季子不當辭位而召亂非知季子者也亦非深識當時事者也季子之讓已著於平日非夷眛死而後讓也為夷眛者當明季子之讓節以國授之闔廬是謂以嫡繼長宋穆公之與夷是也顧不能然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而名亂闔廬固當坐首惡

之罪夷昧實有責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穀以告爲合禮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應待祭畢乃告諸說多從之愚以衞柳莊魯叔弓二事而觀而知禮

意之所在矣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
為之變其常也及聞其死請於尸而往而釋服遂以
賻之不但撤樂併撤祭而往慼大臣之意過於尊祖
非禮之正謂之失禮可也令叔弓之喪据傳叔弓預
於祭涖事猝有疾死則君為之撤樂卒事其可也若
叔弓自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
不當以畢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

襄仲之死去籥禮例不同不可引以為證武宮者或以為成六年所立之武宮非也魯用天子禮樂有兩世室魯公為文世室武公為武世室為不毀之廟兹因大祭有事于武宮叔弓當此時而暴卒故為之去樂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平即位未幾反虔之虐存陳與蔡若有古人之風然以傳之所紀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蔡之舊人楚

平自為蔡公與之善及得國仍俾居蔡費無極者讒人也害其寵而傾之以是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而不復昭侯又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或曰鮮虞之伐前則狄之後則否何歟曰狄之者變常法而狄之君及大夫咸有貶焉耳書某帥師伐某

責將也鮮虞之伐始倡其議者荀吳也其後再伐三伐卒滅其國而後已者皆荀吳也是以貶或謂春秋以荀吳不受鼓之叛人是以無貶夫伐鮮虞伐同姓無罪之國又動兵至於再三乃大不義春秋豈以細故小節而遂貸其貶乎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録細故而置大罪於不問夫豈聖人垂法之意春秋於伐鮮虞一事深有貶於晉

冬公如晉義見至自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也楚成伐徐桓躬帥諸侯動大師以救之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為中國計蓋懼楚師之浸淫而有震鄰之憂耳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存徐有愧多矣傳言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賂以甹與之盟而歸春秋書伐國而云某侯伐某是皆有

意讀者謹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比類虔之誘蔡而為言也蓋誘一也虔以施之中國而棄疾用之蠻夷故春秋誅虔而略棄疾然書誘書殺蓋亦罪之深特不名耳楚大蠻小皆以子稱又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强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陵况誘而殺之

乎

夏公至自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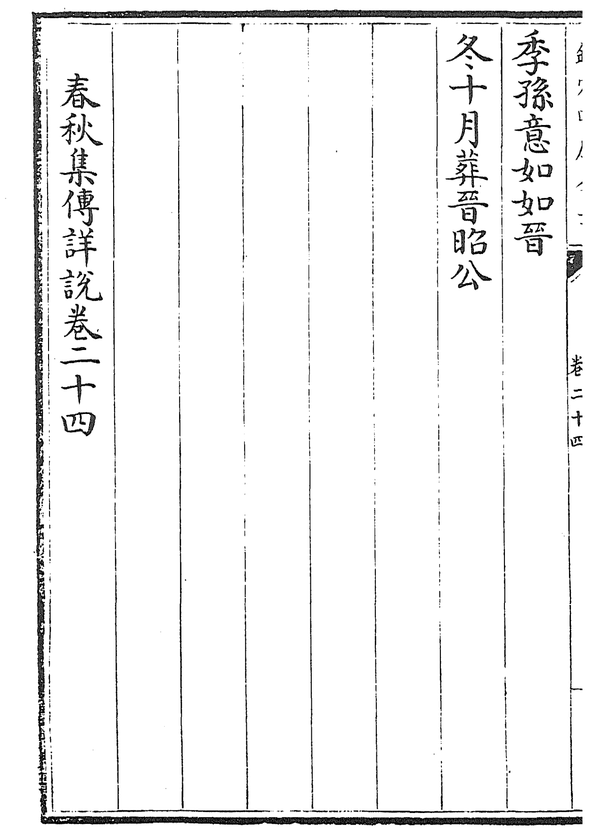
左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平邱之會晉人辭公而執意如討其侵莒取地執之是也已而意如得釋罰不加毫毛今公如晉晉復止公踰歲涉三時之久乃得還由晉昭昏孱大夫强恣故意如與魯君相出入於晉意如寘陷其君也其後昭公憤激不能平興兵以討之勢有不容已而所任非人卒以

致敗論者謂魯昭伐季氏為啓釁非深知當時事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服昭伯從公如晉歸語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子服回可謂善覘國者矣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頃以迨于亡强大夫實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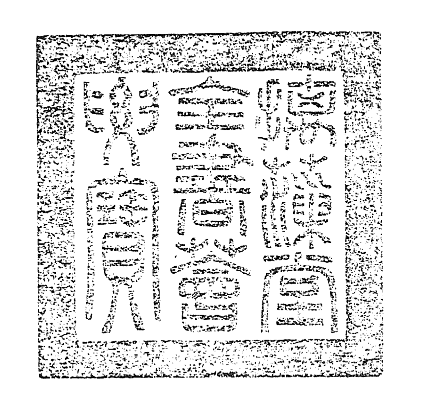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